



東國通鑑

鑑

五十四卷

共三十一

98  
4060  
30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四

高麗紀

恭讓王一

諱瑤神宗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  
己巳十一月我

太祖與沈德符鄭夢周等定策立之  
在位四年壬申七月遜于原州降封  
杆城郡恭讓君後追封王

元年

大

明

洪

武

年

春

正

月

藝

文

春

秋

館

典

校

寺

上書曰藝文掌詞命春秋掌記事典校掌祀

4060  
卷3/30

對馬  
文庫

韓復齋

典而修祝文此三者皆重事也是以先王置  
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外非先王設  
官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與校一人入  
直于內以復舊制昌從之○二月昌許葬李  
仁任尹紹宗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復疏論  
仁任罪日暮不得上會紹宗殖發皆請告應  
等寢其書不上仁任族黨疾紹宗至欲殺之  
及紹宗遷成均大司成乃得葬之後紹宗赴  
書廷以疏進昌命權近讀之其略曰夫治國  
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既正則教易入而今易

高麗恭讓王

行姦不生而亂不作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  
公義窮人欲而滅天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  
無功而誅有功貴貪墨而賤清白好姦回而  
惡正直進小人而退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  
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為貧賤禍敗之檻穽而  
惟恐或陷於其中民焦虐焰國幾顛覆尚賴  
天地之相祖宗之靈啓我上王廓清羣兇再  
安社稷人心一正然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  
大法上戾天心下違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  
是國人見賊魁之得全則又譁然而改其心

曰彼林廡之敗者姦之未熟耳姦之熟則人  
不得而罪也天不得而禍也為惡誠無害也  
夫人之情誰不樂富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  
不忠不義窮凶極惡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  
孫而無後災則誰復有為忠為義以遺貧賤  
於子孫哉今殿下私賤魁而全其家則三韓  
之人父勉其子妻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  
棄忠棄義惑世誣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  
而求富貴矣仁任之逆命不朝與崔瑩攻遼  
之計其罪一也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

高麗恭讓王

坐視祖宗封疆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為苟安  
待死之謀耳瑩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  
民之一毫掃羣兇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一  
攻遼之謀舉殿下既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  
至於仁任敗國逆命之罪奈何必欲保全以  
勸萬世之不忠不義乎願殿下依前疏所  
言下憲司施行以徵為惡以正人心○遣同  
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奏誅崔瑩○慶  
尚道元帥朴歲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  
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

朴子安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歲衣服鞍馬銀錠獎諭之人以為歲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諫官上疏論府兵曰竊惟我太祖設府兵令軍簿司典馬攝之政身彩武藝備完者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人率伍精強近年以來入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於都目或出於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是襁褓幼子工商奴隸無尺寸之功坐耗天祿一有緩急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意也願令精選勇略兼備者充之常習武藝

考覈其能否而黜陟之大護軍上護軍王之爪牙兵之師表母令老耄與童稚為之諸色工匠其有勞者賞以錢穀不許職事除先王所設官額外增置員數一皆削之○三月司憲府劾閔中理自晉州奔父喪載魚肉以行及為版圖判書不待起復視事受祿之罪流之○禮曹請受朝用樂昌從之○姜淮伯還自京師禮部奉聖旨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蓋為彝倫大壞君道

全無不臣之逆大彰諭使者歸童子不必來  
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史  
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  
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  
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為重  
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  
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  
任也近年以來史翰改而為二兼官亦不供  
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不能備記實非  
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

其職任各備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  
一歲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  
見聞錄為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  
大小衙門凡所施為之事一一報館以憑記  
錄永為恒式昌從之○夏四月禮儀司請每  
月用六衙日朝參○李穡還自京師  
帝素聞穡名禮待甚厚乃曰汝仕元朝為翰  
林應解漢語穡以漢語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禮部官傳奏之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穡至渤海與

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

太宗神色自若竟得全而歸稽還語人曰今此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譏之曰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都評議使司議曰

高麗恭懷王

制時田制大毀燕弁之家攘奪土田籠山終野毒痛日深民胥怨咨我太祖與趙浚欲革私曰李穡以為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而李琳禹玄寶邊安烈皆不欲革以穡為儒宗藉其口以惑衆聽革復之論未決鄭道傳尹紹宗同浚議權近柳伯濡同穡議鄭夢周依違兩間乃令各司議革復利害議者五十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臣室子弟也○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京師請親朝○以沈德符判三司

事安宗源為門下贊成事鄭夢周為藝文館  
大提學○慶尚道都節制使朴歲捕倭船一  
艘斬三十二級京畿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  
斬三十級○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  
遣節制使柳曼殊我

恭靖王禦之賜弓矢○大司成尹紹宗上書  
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  
惡人與堯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  
及在襁褓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  
有畏慎之心有傳以傳之德義而節嗜好之

高麗恭讓王

過防聞見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  
性之真得其養方寸之間受教之地澄靜無  
蔽故皆可以為堯舜矣臣竊見殿下受讀論  
語今十有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  
四字而已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才得於  
天稟其於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  
筵須臾入內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  
書故也至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  
退音訓未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



於內聖學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  
初立聰明向學而姦臣為盜國之計即罷講  
筵誤我上王幾覆宗社殿下傳位之初大臣  
以前朝為戒首開經幄以勸聖學以堯舜之  
聖望殿下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  
何今孟秋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  
上天之譴莫大焉洪範曰曰聖時風若曰蒙  
恒風若殿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  
天之以蒙做戒殿下之意豈不明甚哉古之  
時八歲而入小學十歲而出就外傳居焉青

者魯襄公年才六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  
同何嘗御膳必於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為講  
官而上書曰人主一日之內親寺人官妾之  
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願殿下每旦問安慈闈之後出御  
便殿命進御膳命諸諫官館閣學士常侍左  
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至於日昃至於夜分  
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稼穡之艱難征戍  
之勞苦治亂之原興亡之跡古今禮樂人物  
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積久自然通達習與

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在深宮之中薰染婦  
寺之邪化聖為蒙其益豈不甚大哉便嬖近  
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莠莠也賢士大夫薰  
陶之益乃養聖德之雨露也凡宮人內臣亦  
願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五以上  
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使進於左  
右以絕其導上邪私之源大內服御器用以  
紂之玉杯象箸為戒以禹之惡衣服為法今  
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太師太傅也侍讀古之  
少師少傅也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知書

進則必為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為之起侍  
讀進退亦為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傅之  
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三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願殿  
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億兆  
生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察納修省以  
開千萬世之太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論  
切至深得告君之體○門下侍中李穡乞解  
職舉李琳自代以穡判門下府事琳為侍中

洪承通領三司事稽嘗與永通李茂方等設  
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稽藉口益肆其說  
○八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竊惟私田利  
於私門而無益於國公田利於公室而甚便  
於民利於私門則蕪并以之而作用度由是  
而不足利於公室則倉廩實而國用足爭訟  
息而生民安矣有國家者當以經界為仁政  
之始豈可開蕪并之門使民陷於塗炭乎夫  
田本以養人適足以害人私田之弊至此極  
矣幸賴天佑國家祛曠世之積弊革復利害

分明可見而世臣巨室猶踵弊風以為本  
成法不可一朝遽革苟革之則士君子生理  
日蹙必趨工商胥動浮言以惑衆聽欲復私  
田以保富貴其為一家之計則得矣其如社  
稷生民何如或復之是舉三韓百萬之衆而  
納之膏火之中也今欲圖治而又貽患於生  
靈無乃不可乎竊謂當以京畿之地為士大  
夫衛王室者之田以資其生以厚其業餘皆  
革去以充供上祭祀之用以足祿俸軍需之  
費杜蕪并之門絕爭訟之路以定無疆之令

與○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來聘歸我被  
倭虜掠人口○左司議文益漸罷時諫官李  
導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  
李琳禹玄寶移病不署名翼日徑赴書筵趙  
浚勅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以賢良拜  
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清問誠宜進盡忠言  
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依違苟容無諫爭之  
節偃偻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思忠  
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無  
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益

漸依阿權勢稱疾不與自以為得計上累  
下知人之明下負士林期待之望是宜削其  
官爵放歸山野以為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  
也即罷益漸職益漸嘗奉使如元得木縣種  
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術幾  
槁止一莖在比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縲  
絲車皆天益創之○以鄭地為楊廣全羅慶  
尚道都節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  
○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報聘于琉  
球國○九月昌將親朝李穡曰遼野寒甚宜

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言於都堂寢  
其行○永興君環嘗以事流武陵島不知存  
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國請  
於朝使家奴隨使物色求之者數四至是其  
奴以所謂環者偕來為人甚癡形容不類語  
言多忘不知祖父名姓及所居田里辛氏象  
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城府事朴天  
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李崇仁河崙  
曰此實非環也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  
人之知豈若妻之知耶遂訟于憲府憲府

高麗恭讓王

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昂髓宗  
室諸君皆曰真永興也於是劾天祥等坐誣  
崇仁逃獄卒及接崇仁子次若索之鞭背流  
血道遇我

太祖獄卒匿次若于路傍家次若大聲號曰  
願

令公活我

太祖驚而名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以索  
父耶即命釋之且使從者一人歸次若于家  
乃與侍中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仁

乞宥天祥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  
令供職於是流天祥等四人于遠地崇仁乃  
出赴書筵憲府又劾之時尹紹宗嫉崇仁才  
高又忌李穡李琳及我  
昌命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皆下教獎諭從鄭夢周請也  
○遣密直副使柳爰廷祭侍中慶復興墓曰  
我先祖恭愍王擢卿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遂能內誅奇轍外殲紅賊德興之亂卿與

崔瑩奮忠擊走以存我社稷及逆眈以左道  
惑我先祖卿大夫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卿不  
一進其門眈乃譖卿於是有明夷之行眈既  
誅我先祖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  
位賊臣李仁任乘間專恣尚賴卿之在朝不  
能縱其溪壑之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毋明  
德妃信卿之深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  
嫉羣兇而逐卿窮兇極惡寃塞覆載卿位極  
人臣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聳萬世子嘉  
乃忠特遣使往奠○尹承順權近還自京師

禮部奉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高麗國中  
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為皆非良謀君  
位自王氏被弒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  
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古有弒君之賊由  
君惡貫盈凡弒君者雖在亂臣賊子亦有殺  
政施仁以回天意以安有衆今高麗陪臣等  
陰謀疊詐至今未寧設使以逆得之以逆守  
之可乎若以逆為常則逆臣繼踵而事之皆  
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移文前去童子  
不必赴京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

於上造妄民之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  
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近中路私自開見  
既還先示李琳私第然後乃付都堂○冬十  
月倭寇楊廣道都屯串都體察使王安德與  
戰大敗○諫官吳思忠等劾李崇仁曰崇仁  
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及遠但  
以文墨末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往者仁任  
用事此人黨附堅味盜國又為腹心頗張威  
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得掌試  
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為散騎常侍當母憂求

為監試試負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侍  
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毋死纒踰百  
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來上國  
以羣兇貪饕絕我國矣而羣兇伏誅聖上中  
興侍中李穡入朝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  
親買賣有同商賈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  
大夫之面目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曾  
夫豕之不若真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為侍  
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陷  
宗親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

窮違命隱匿殿下以待讀之故特赦勿問又  
降宣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  
恩遲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甚  
矣其為不敬孰大於此願令憲司案罪痛理  
遠竄四裔以懲不孝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  
正人倫以勵士節昌下其疏于憲府究問其  
罪崇仁又逃索獲之流京山府憲府又劾朴  
惇之嘗烝妻毋今又從穡入朝親自買賣流  
于遠州惇之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  
司事權近上書論救崇仁曰夫謂崇仁為不



孝者以母歿三年之內為試真也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者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龜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是誠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冒干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下

以為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為誰榮乎為自己也為父忍母猶為不孝為自己忘父母得為真孝乎况我國人能行三年喪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善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棄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乎夫謂崇仁為不忠者以其推辨水與真偽之事既稟上命宜即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水與真偽之辨言語之小失也以

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械問之而已又况前日憲司上書以為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為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辨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水與真偽之事蓋其天性慈祥薦愛朋友適與可與輩比鄰相從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誕妄倡為此言也及復爵位不即進

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謗有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經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為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察以為實然若果買賣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一聞崇仁買賣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躡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事乎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之言而不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

惟我國家臣事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襲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生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毀之言敢以太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為天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真偽之由親親之道何

謂得矣崇仁久為侍讀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纔有疑謗不為辦理即命放黜尊賢之道有未至焉臣竊為殿下惜之也亦宜為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之由謗者果不能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轉而鬼輸用車幾兩馱馬幾匹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真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倍他人之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為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

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非倍他人之例則  
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也宜正謗者誣陷  
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  
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為崇仁  
讀書道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  
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議義  
理無輔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為不足數恒容  
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國者小有疑則以  
為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  
為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

得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毀人心術墮士風而  
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  
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減所  
以使人人皆勉於為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  
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為善之志也假使崇仁  
誠為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  
士皆勉於為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  
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  
議使門下府司憲府推詰謗者明其曲直以  
雪其恥以褒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不報

大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  
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為已發也深銜之崇仁  
信有才然行已則所失亦多近之論救亦不  
可謂至公之言○判門下府事李穡乞退不  
允穡又上箋曰臣於去歲賀正京師副使崇  
仁今被彈劾流竄臣不敢自安乞辭職事不  
允下教賜酒慰諭○諫官吳思忠等上疏論  
權近黨附崇仁之罪流牛峯縣又徙寧海府  
○李穡歸長湍別業昌遣知申事李行賜酒  
慰諭令視事穡不起○十一月己卯放昌于

江華立宗室定昌府院君瑤為王七是前大  
護軍金竹前副令鄭得厚潛往黃驪謁見禍  
竹崔瑩之甥隨瑩日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  
也禍泣曰不堪鬱鬱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  
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  
輔汝往見圖之仍遺一劍于忠輔曰事成妻  
以妣妹富貴共之今八關日可舉事竹以告  
忠輔忠輔陽諾奔告我

太祖竹及得厚夜詣

太祖邸為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因行巡軍  
與臺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并下獄佇  
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  
壽共謀迎驪興王為內應遷禍于江陵府我  
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贊成事池湧奇鄭  
夢周政堂文學僕長壽評理成石璘知門下  
府事趙浚判慈惠府事朴茂密直副使鄭道  
傳會興國寺大陳兵衛議曰禍昌本非王氏  
不可以奉宗祀又有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  
定昌君瑤神王七代孫其族屬最近當立浚

曰定昌君生長富貴但知治財不知治國不  
可立石璘曰立君當擇賢不必論其族屬親  
疎於是書宗室數人名遣德符石璘浚詣啓  
明殿告太祖探籌果得定昌君名我  
太祖與德符等八人詣恭愍王定妃宮衛以  
兵仗宗親百司皆從之奉妃教放昌于江華  
迎定昌府院君立之教曰自我太祖以至恭  
愍王子孫相承以奉宗廟社稷不幸恭愍薨  
逝無嗣當時宗戚羣臣議立宗室之賢者迺  
緣權臣李仁任久執國柄多行不義市恩於

人窺免已罪以逆賊幸眈之子禍冒名恭愍  
王後殺所生母以滅其口嫁以姪女以固其  
寵神人積忿十有五年禍乃多殺無辜取怨  
國人舉兵猾夏得罪

天子此正王氏復祀之秋而大將曹敏修以  
仁任之親為上相繼仁任之邪謀立禍子昌  
以惡繼惡權柄所歸勢難卒去頃者尹承順  
等回自京師

帝責以異姓為王於是詢諸國論宗戚大小  
臣僚僉曰定昌府院君瑤乃太祖正派神王  
七代孫族屬最近宜為恭愍王後命瑤即王  
位以奉宗廟社稷其禍及昌廢為庶人嗚呼  
子弘發兩代王復漢家之祀以基四百年大  
平之業以今視古其理一也是日瑤即位于  
壽昌宮降禍昌為庶人流李琳及子貴生抑  
琰崔瀛盧龜山李勲于遠地遣定陽君瑀帥  
師鎮長湍以備非常王憂懼方夜不眠謂左  
右曰余平生衣食使令皆足乃今負荷如此  
其重不知所為遂泣○庚辰王御正殿受朝  
聽政尊母王氏為福寧宮主妃盧氏為順妃

封子定城君奭為世子宥境內○李穡自長  
湍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閑  
遊不意今日得此也○顧卿輔之復以穡判門  
下府事邊安烈領三司事沈德符為門下侍  
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鄭道傳為三司右使罷執  
義宋文中文中嘗收羅州有不廉之名臺諫  
不署告身遂罷○甲申親享大廟告即位有  
司請撤禍毋神生李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  
徐之禮畢百官上箋陳賀還宮猶推讓不坐

南面李穡進曰上巳告即位今又不南面無  
以答臣民之望王從之謂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余本無德再辭不獲得忝  
大位鄉其善圖之潛然涕下○金佇暴死獄  
中斬尸于市時佇辭多連巡軍官故人皆疑  
之於是流門下評理鄭地李居仁前判厚德  
府事柳惠孫李乙珍前密直李惟仁柳蕃趙  
瑚安柱等二十七人以與佇謀也又斬趙方  
興○王即位之夕王壻姜淮季父著入內謂  
王曰諸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為



王氏也殿下慎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壻禹成範侍側聞之告其母尹氏其從兄紹宗傳聞以告九功臣功臣等進言於王曰殿下甫即位讒言遽入臣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臣等黜退為姓復立王氏為有功請罪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默然○遣順安君昉同知密直司事趙胖如京師告即位○十二月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府事李穡事我玄陵位至輔相及玄陵薨無嗣羣臣議立宗室之賢者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偽主而穡助議立禍及戊辰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邪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為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於外戚曰羣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力也及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擬復王氏以遵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竒功以要富貴與穡及禍舅李琳及金侂鄭得厚等謀迎

幸禍以沮復立王氏之議且穡世仕王氏受  
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幸禍而絕王氏  
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黜禍而立昌忠臣  
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禍再絕  
王氏之祀其在禍昌亦為反側之臣然此不  
足論也世為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  
宗祀永絕其為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  
又曰穡為仁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  
黨堅味興邦恣行貪慾鬻官賣獄賄賂公行  
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敗亡而穡不言其

非為禍師傳屢受賞賜乳臭子弟咸擢高科  
布列要職見禍肆其暴虐殺戮無辜而穡不  
正其過見禍妄與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基  
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言之國家以私田  
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詞訟而毀風俗議欲革  
之以正田法而穡為上相固執不可李琳貪  
墨辱劣國人所知而穡又欲納交外戚以圖  
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佛毀人心術敗  
亂風俗及復多詐托以李崇仁被劾歸于長  
端觀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來受判門

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作色曲學阿世飾詐釣名。卒至反復以抵大罪。請下。依司論。猶父子及敏修之罪。以戒後世。為人臣而不忠者。仁任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委諸憲司。斬指。儲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倡為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諫禍與師。遂為大戮。請殿下。命依司致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稿父子。廢敏修為庶人。○司憲府上疏論權近私。并咨文之罪。曰。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

直付都堂會審。相關。圻近乃累日私藏。私自開圻隱密謀議。漏洩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甚。請追身究問。依律決罪。以戒後人。王命勿問。只流遠地。○流李穡。李崇仁。河崙。李芬。文達。漢于外。徒曹敏修。于三陟臺。諫文章。上疏曰。今殿下上承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拔亂反正。紹我祖聖。既絕之大統。廢幸禍父子為庶人。此則正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太平之時也。昔衛君待孔子為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官

妾子弘為惠帝嗣太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大平唐則天后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為太子丞相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薛季昶等謂柬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三凶雖誅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柬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肉耳後三思果殺柬之等而中宗亦遇弒矣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

唐之宗廟中宗亦不得私於其母柬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解祖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以正幸禍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洪倫之亂之源及禍毋般若之言之死亦殿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猶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聿氏之際曾無一言敏修立昌之時

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幸禍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既紹正統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既以禍封在寧君而立府矣而又天子爵命禍矣

李善本韜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今殿下不正禍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志又不正禍父子附禍父子之罪以絕羣小之陰謀則殿下亦不可一日安天位也或曰禍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六不

然

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為君矣又安有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幸禍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仁任推戴幸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誅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棺瀦宅籍沒家產稽種學父子止於罷職則萬世姦賊何所懲乎宜下依司明正其罪李崇仁

河崙前為仁任腹心後徇稽姦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禍以永絕列聖之血食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種學以立昌為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李芬言於李琳之女黨附李琳欲遂姦計願下芬于攸司推鞠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私坼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稽其心不在王氏明矣既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其間亦未可知止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

屬已皆流竄而獨在輦下請收職牒斥去外方又黜偽朝宦者以備不虞之患且遵文廟之制止留十數人以充宮內掃除又依忠烈王故事不許拜六品於是瀦仁任宅流稽父子崇仁崙芬達漢徒敏修于三陟宦官供職如舊○壬寅撤禍毋懿陵○遣司憲糾正田時于昌寧鞠曹敏修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李稽取辭敏修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獨當稽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誅辛禍新昌先是司宰副令尹會宗上疏曰玄陵上

賓之後權臣李仁任以逆眈之子禍嗣我王  
氏九廟絕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佑王室既  
亡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幸禍父子告  
于祖廟而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  
答臣民之望而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  
周公弟也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  
王室安焉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  
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  
稱真子輿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  
武困於滹沱幾填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

斬之中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  
及其子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  
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  
繫頸曹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  
足以小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為魏有而  
昭烈所據之地唯叢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  
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  
丕之年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  
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為帝改

國號曰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則天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東之等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是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東之等曰二兇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

已定彼猶執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宗與韋后復信用三思東之等五王果為三思所殺天下悲之彼幸禍父子盜據王位十有六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推擁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為天下誅之則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為責况今賊臣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有何所疑猶廩養而不誅以啓羣邪之心乎



其於祖宗十六年絕祀之意何如其於季昶  
去草之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所忽終至  
於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  
不為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  
言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禡父子告于大  
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  
民以垂萬世之統疏奏王歷問諸宰相皆默  
然我

太祖獨曰此事不易既以安置江陵聞于朝  
廷不可中變且臣等在禡雖欲為亂何憂哉  
王曰禡多殺無辜宜其自及命知申事李行  
降教書遣徐鈞衡于江陵誅禡柳玗于江華  
誅昌禡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  
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尸而宿得  
粒輒精春供奠時人憐之○左司議吳思忠  
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宦寺本以宮內掃  
除為職無與外事至秦毀古制以趙高為中  
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為中

書令殺我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為中尉廢置人主宋以童貫為將帥陷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宦官給事不過數十人亦未嘗食祿至于玄陵刑餘熏腐布列朝班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

○教曰恭惟我太祖開國以來子孫相承克

奉宗祀至恭愍王不幸無嗣薨逝賊臣李仁任欲專政權貪立幼孽詐以辛禡稱王氏立以為主禡乃頑凶狂悖將欲陵犯遼陽侍中李太等以社稷大計論衆回軍議立王氏主將曹敏修以仁任之黨復擅權柄繼其姦謀乃沮衆議立禡子昌王氏絕祀紳人共憤者十有六年矣侍中

李太奮忠倡義乃與沈德符鄭夢周池湧舊奇傑長壽成石璘朴歲趙浚鄭道傳等決策上奉

天子明命謀及宗親耆老文武臣僚啓奉恭  
愍王定妃之命廢耦昌父子以予於王氏最  
親俾承祖宗之統雖予寡德未堪負荷

李

太祖  
舊諱

等正名興復再造王室其功實不在

太祖開國功臣之下帶礪難忘壁上圖形父  
母妻封爵子孫蔭職宥及十世○大司憲趙  
浚等上疏略曰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  
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  
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  
侮也自事元以來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

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  
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為虛設徒  
費天祿而其亏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愛馬  
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  
食四十二都府五貞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  
弱子弟即工商賤隸或食其祿而曠其職或  
勤於王事而不得食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  
衛併司門於監門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  
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各  
以其衛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錄

用使食其祿司幕古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  
司饗古之尚食而今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  
其祿而廢其職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饗  
以下之職亦然願以司幕司饗等愛馬併於  
六局以復先王之舊非有功不俟我朝之法  
也金富軾削除僭亂平定西都進封樂浪侯  
金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  
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  
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官中傳  
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願自今宦官不

許拜朝官學校風化之源近因兵興鞠為茂  
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  
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謂之夏課如此欲得經  
明行修之士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為  
教授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為教導令子弟  
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立課程考其通  
否登名書籍誘掖獎勸有成效者擢以不次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其絕祀也故  
古者父母終既葬於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  
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

而廢弛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為一龕以藏其神主忌日必祭不許騎馬出行對接賓客其上墳之禮許從風俗每年三令節寒食為定以成追遠之風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自豪強無弁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為文具宜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統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歛不

均賦役無藝民不聊生願自今依各道例置五六品員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為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一道三節制非古制也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破去兵者民之司命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

兵也近世兵制大駁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  
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蕞爾倭奴  
為國之病可不為痛心哉願自今前銜四品  
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  
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  
出于一衆心統于一近世姦臣亂政材非將  
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  
無章軍士解體願自今有百戰勤勞之效者  
大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  
員皆受真差以獎破賊之功國家選觀察使

擇任守令撫綏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  
未霑王化願自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  
郡縣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  
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國家雖置程  
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願自今  
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保舉如守令例且  
給半印而遣其致驛戶殷富駟騎蕃盛者補  
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常平義倉救  
荒之長策其法出於周官委人之職去歲盛  
夏興師加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共候今年

又被水災東南州郡蕭然赤立國家既革私  
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郡縣皆置常平倉  
食為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  
所以重農事也韃靼水尺以屠牛代耕食西  
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  
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有  
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人  
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驅  
集農民馳騁荆棘旬月弋獵農夫其時民不  
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雞豚之畜則取之牢中

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雞豚場二所一令  
典廐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  
寺主之以供御庖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  
皆令畜之樽節愛養不殺胎卵每年遣人各  
道監造內用鑿器憑公營私侵漁萬端而一  
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又有羽筋箭  
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自今各司愛馬差遣  
外方者一切禁之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  
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官悉輸  
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軍士解體願自今

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  
勿使推鞠宰相人君之貳其尊莫有倫比不  
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  
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棄而不葬甚  
矣漢文帝時刑不上大夫有罪皆賜死以禮  
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過成漢家四百  
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其大  
逆不道外無加顯戮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  
人不孥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  
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妻子無隨

坐陳平不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  
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摠百揆頒號令  
憲司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  
訟其職也近者僥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  
弄都堂訟牒雲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  
本意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訟依司其直達大  
內都堂者一切禁之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  
耳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  
于十倍僣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供辦  
都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貧者喪家失業非



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剽取凡京外大小官吏除月既下累日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緩其文書錢穀皆為姦吏所容匿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大小官吏自下批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有不如法者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為鄉吏者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

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者自添設奉翊真差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實州郡自今以後鄉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免鄉以為恒式○憲府上疏論田制曰上天悔禍羣兇已滅幸衣已除一革私田此其機也而世臣臣室相與流言煽動人心欲復私田而殿下中興遠述成周圭田采地之法近遵文廟開廣京圻之制京圻則給居京

侍衛者之田以優士族即文王仕者世祿之  
義意也諸道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即祖宗  
選軍給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  
不得相亂杜兼并之門塞爭訟之路誠聖制  
也然受田於京畿而數未滿者欲於外方給  
之是殿下復開兼并之門臣等甚為殿下中  
興之盛惜之也不先正田制而欲致中興之  
理非臣等所敢知也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  
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  
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

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  
可不優也故以京畿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  
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  
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  
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  
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  
而出乎方鎮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  
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災何以賑之千萬軍饋  
餉之費何以供之殿下上繼太祖之洪業下  
啓中興無疆之基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

祀賓客之用豐俸祿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  
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流言不念生民之大  
害復私田於外方以開姦猾兼弁之門飢三  
軍而長六道之邊寇薄俸祿而墮百官之廉  
恥缺國用而乏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  
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  
外方給之定為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  
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王以弟瑀領  
三司宗簿寺事趙浚為門下評理判尚瑞寺  
事成石璘兼司憲府大司憲○改官制○癸

亥王詣孝思觀以誅禍昌告于太祖曰朝鮮  
之季國分鎚銖至七十八弱吐強吞併為三  
雄戰爭不息聖祖龍興天戈所指羣盜削平  
金傳作賓甄萱來庭神劍授首一統以成子  
孫相傳四百五十有七年及恭愍無子賊臣  
李仁任圖擅國故乃以辛旽婢妾般若所生  
禍立以為君嫁以族弟李琳之女生男曰昌  
父子相繼國祚中絕近者昌請親朝禮部移  
咨責異姓為王咨至李琳以上相秘之不叢  
侍中

李太祖奮忠倡義興復王氏德符周湯奇

長壽石璘歲後道傳八將相贊定其策與宗

親百僚詣恭愍定妃之宮咸奉妃教宣

天子命廢禍父子以臣太祖之後神王七代

之孫俾承正統於是率百官告反正于祖廟

存禍昌待

天子命諫臣思忠等請誅禍昌曰春秋之法

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不必士師繼

而司宰副令尹會宗上言二兇祖宗罪人王

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不可一日而置王氏

之地上臣感其言下其書於都堂咸請如諫

臣等議遂誅禍昌既正其罪齋明擇辰敢告

于聖祖真前初禍既立宰相續命言其非真

仁任放之眈妻般若自言禍乃吾所產仁任

殺之金庚崔源言於

帝以謂禍非王氏咸彼屠戮國人畏禍父不

敢語其子夫不敢言於婦歲月既久知者漸

寡又其姻親根據中外不敢拔絕今茲興復

實由我祖陰隲之功也嗚呼異姓已除宗社

已續不愆不忠率聖祖成憲乃臣所盡心者

也仰惟聖祖推誠功臣終始保全布在國史  
龜鑑萬世一有不遵臣非孝孫惟願在天之  
靈鑑臣之誠助臣之志俾無失墜克承鴻業  
以開萬世又告賞功臣文曰湯舉伊尹續禹  
舊服太甲克終伊訓是賴陟相大戊格于上  
帝太公鷹揚天下宗周而與周公夾輔王室  
錫封于齊箴在盟府其孫桓公一匡尊周湯  
祀六百周過其歷國祚長以後世莫及實由  
不忘伊呂弼亮之功獲其子孫象賢之忠漢  
資三傑而張良為帝者師不使論道聽其辟

穀何刁筆吏乃為相國亦繫子獄信族布反  
矢中帝身國無其人再傳中絕劉幾為秦其  
視商周開國之功阿衡尚父俾輔後嗣以致  
至理一何遠哉聖祖報功裴洪申卜度崔六  
公圖形對御與享大廟春秋不忒三十一傳  
至恭愍王無子暴薨國祚中絕恭愍之葬虹  
重圍日禍初蒸夕鴉鳴大室天地震動明年  
三月毅陵忌晨大風以雨震電且雹及禍襲  
爵大風起祧廟而北指大室驚頭折廟門仆  
祧廟寢園松樹拔殆半鼠食大室主禱明年

御廩災去歲六月昌之立馬蹏傳國寶匣碎  
鑰折寶躍出走地祖宗怒異姓不歆其祀動  
威以絕之雖面命耳提何以加此仁任既立  
禍殺所生母般若以滅其口司平門頽葬枯  
骨曰此恭愍王官人實為禍母也而柩幄災  
易之又災逐宰相續命殺金庾崔源人皆喪  
氣言涉辛氏愕然失色以族相戒禍昌姻親  
心腹爪牙根據中外除去之難如拔山岳侍  
中

李

太祖  
舊諱

盡忠奮義首倡興復德符等八將相

從而贊之遂除二兇我祖宗三十一代配天  
之祀得以復續昔者文非四人無以造周武  
有九人乃集大勳今茲興復誠由聖祖陰佑  
亦惟

太

祖

等忠誠貫乎日月公正著於三韓大順

而天佑於上大信而人服於下故能使仁任  
禍昌外翼之人翻然効順市不易肆人無變  
色不崇朝而歸王氏茲詣祖真告功行賞錫  
邑

太

祖

封君世襲德符以下封忠義君皆許承

襲俾世其祿圖形勒功帶礪為誓藏之宗廟  
願聖祖佑後嗣王與九人後同心同德敬天  
畏民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共享天祿以克永  
世九人子孫雖犯大逆擬議未減更求其嗣  
襲爵奉祀世世無絕以酬九人之功後嗣王  
不念中興之艱使九人後或失爵邑聖祖殛  
之無俾享國九人之後忘其祖父之忠懷茲  
驕奢凶于家害于國聖祖殛之以其爵邑更  
給他孫使九人血食永世非臣私九人實嘉  
九人出萬死計委身社稷興復王氏使我祖

祀與天無極其宗親文武耆老臣僚於中興  
反正之際棄偽向真扞我于艱臣甚嘉之願  
聖祖永祐其後昆俾屏我王室賜九功臣錄  
券以我  
太祖為奮忠定難匡復燮理佐命功臣和寧  
郡開國忠義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田二百結奴婢二十口沈德符青城郡忠義  
伯田一百五十結奴婢十五口鄭夢周僕長  
壽等七人並忠義君各田一百結奴婢十口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四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五

高麗紀

恭讓王二

庚午

二年

大明洪武三年

春正月浼邊安烈于漢陽節

舍尹紹宗李詹等上疏曰邊安烈欲迎立辛

禡永絕王氏之祀實金竹之所明言國人之

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王乃

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疏又上只令削職流

之○節舍上疏曰洪永通禹玄寶王安德禹

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烈通謀王臣子不



共戴天之讎願并安烈下憲司置之極刑不  
報○郎舍復上言永通黨附仁任與堅味與  
邦同惡相濟羣兇就戮而永通獨以禍姻戚  
得保首領玄寶位至上相患失乾沒姦邪傾  
諂毀我禮俗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藍浦  
之役全軍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在  
烈出身刀筆實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  
蓋所未聞熙啓連姻與邦恣為不義又因禍  
妻崔天儉之女幸免戊辰之亂此五人罪惡  
貫盈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幸禍是

皆天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斷以大  
義下敕司鞠治疏上不允諫官伏閣待命日  
中不還王乃召沈德符我

太祖議之乃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  
玄寶熙啓等於金竹辭證並不相干安德當  
回軍之際協謀定策仁烈與僕長壽入朝奏  
禍狂悖之狀其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  
潛遣密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  
等毋恐是日狐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  
西岡郎舍復上疏曰狐陰類而穴居者也小

人托付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  
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墉以比權勢狐以比小  
人今臣等伏閣請去小人而效狐乃見是小  
人未盡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  
之戒次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  
謝祖宗則天譴可弭矣不聽○禮曹獻議請  
立積慶園曰今西原君以下四代封崇立園  
置祠官事宜謹依前代典故議之漢末王莽  
僭位光武中興建復漢室孝元皇帝世在第

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別  
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  
節侯宋英宗以仁宗從兄濮王之子入繼大  
統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司馬光等議為人後  
者為之子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  
呂氏引程子之論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  
為父母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  
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  
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  
於私恩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殿下受命

東鑑五十五  
中興同符光武而入承大統以奉祖宗之祀  
西原以下當依漢宋尊以高官大爵立園置  
祠官別子奉祀而子孫襲爵在禮當然請尊  
定原府院君為三韓國大公淳化侯為馬韓  
國公妃為馬韓國妃益陽侯為辰韓國公妃  
為辰韓國妃西原侯為下韓國公妃為下韓  
國妃立園曰積慶置祠官曰積慶署祭享以  
朔望四孟月為制從之○置經筵官以沈德  
符及我

太祖領經筵事鄭夢周鄭道傳知經筵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夢周講其序講讀官尹紹  
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為法唐太  
宗不足取也請讀大學衍義以闡帝王之理  
王然之時有獲大虎以獻者道傳曰諸道曲  
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國用如大虎  
道路昇舉至數十人煩弊尤甚且其肉不登  
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為然貢獻悉付有司○  
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  
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  
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

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  
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  
滅為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為  
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感佛不納○以我  
太祖領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軍  
資○立毋福寧宮主府獬曰崇寧○憲府請  
令臺諫面啓時政得失從之○誅邊安烈時  
有強盜劫人於東大門外大司憲成石璘左  
常侍尹紹宗等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  
州叛丞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

以藩鎮聲勢相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  
去羣臣議赦元濟以安藩鎮憲宗不聽以度  
為丞相卒平元濟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  
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  
退而上疏曰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  
殿下寬宥只令安置漢陽國人缺望幸禍之  
遷江陵嘆曰以安烈故就死耳且安烈得罪  
祖宗非殿下所得私也願令憲司明正其罪  
以懲亂賊王下其疏于憲府曰就貶所更勿  
鞫問而誅憲府即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之

都評議使司啓曰大臣豈可不問其故便置  
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南在往鞠之  
思忠等行至碧蹄驛安烈已誅矣安烈臨刑  
歎曰謀迎幸禍豈獨我歟欲有所言伯與不  
問○以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密直禹  
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商議門下府事崔允  
訕密直副使柳龍生判慈惠府事鄭熙啓及  
我  
恭靖王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密直  
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為功臣以有功於

廢立之時也行固辭尹紹宗等啓賞罰國之  
大柄不可濫也在太祖時金樂金哲尚不得  
與六臣之列今殿下以和寧伯以下九人告  
廟行賞虎等之工人所未聞請削之不聽○  
王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  
經恐無益也密直朴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  
曠曰吾年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曠曰何  
不秉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者  
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吾聞之少而  
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

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  
然之今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晚也王嘉納○  
有人投匿名書於趙浚第曰高永壽與禹仁  
烈謀作亂浚迹其人獲之乃永壽之兄永孫  
也下永壽永孫于巡軍獄鞠之永孫爭財有  
隙坐誣伏誅○郎舍尹紹宗等上書曰自古  
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為惡者臣等竊聞  
安烈臨刑自言曰臣死固當同謀者衆獨臣  
死耶金伯興不問而誅之安烈腹心李乙珣  
必與其謀不可不鞠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

可不懲曹敏修黨賊臣李仁任縱其貪暴大  
敗風俗又以主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  
使宗廟永不血食權近私拆聖旨黨附辛氏  
先告李琳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  
敕司明正典刑王下旨曰敏修仗義回軍有  
功不宜重論宜徙遠地近杖百亦徙遠地罷  
伯興○遣提控朴為生糾正申孝昌鞠乙珣  
于清州辭連少尹元庠定州牧使李庚道及  
鄭地李琳李貴生臺諫巡軍鞠伯興又鞠庠  
與安烈乙珣同謀之狀庠曰但怨革私田欲

東鑑五十五  
迎立辛禍以沮其事耳庠安烈妻族也又遣  
司議吳思忠掌令權湛鞠庚道于安州執義  
南在獻納咸傳霖鞠琳于全州地及貴生子  
雞林伯興尋死獄中王疑獄官嚴刑致死謂  
鄭夢周曰凡鞠囚當徐察其情今巡軍不依  
法律遽加慘毒無辜或死予甚愍焉况宰相  
雖有重罪賜死可也遂釋庠○置宮城宿衛  
府王謂鄭道傳曰欲罷偽朝添設職其術何  
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學曰武科  
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舉之當則用之否

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之何如對  
曰昔宋置太丹館福源宮或授提調或授提  
舉今亦效此別置宮城宿衛而位密直奉翊  
者為提調三四品提舉然則政得其宜體統  
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居京城者  
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衛王室矣然後  
以秩高下或為提調或為提舉從之○憲府  
上疏請治李穡與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  
還辛禍之罪○二月諫官又上疏請置李穡  
曹敏修等極刑乃削穡職并敏修皆徙邊地

諫官又上疏曰玄陵無嗣李仁任欲立幸禍大臣無敢有異議者判三司事李壽山獨請立宗親幸禍既立幸咤婢妾般若自言君母仁任等詐以禍為玄陵所幸已死宮人所生求其名氏而未定右使金續命以為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乎仁任欲殺之賴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寬壽山等身雖已歿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吊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遣司議吳思忠執義李臯糾正田時鞠李穡于長端命之

曰母令穡驚動若不服當更稟旨穡不服曰倡立幸昌非穡所知請與曹敏修對辨思忠遣時以啓王命加拷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穡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詞穡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曰還且與昌之外祖李琳聯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禍立已久嘗立子昌為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家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彼拘囚是何義耶



子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促之  
不獲已回兵繫瑩於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  
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  
都勝地怡養情性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  
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  
謂  
李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與地遠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如何但此  
語而已固無迎立之議思忠等取辭乃還猶

嘗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  
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  
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芴絕  
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今稽  
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王欲  
迎曹溪僧粲英為師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  
尹紹宗等伏閣諫之又聯章上疏曰三代帝  
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為師故湯師伊  
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太公

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  
摩羅什為師不旋踵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羅  
跋蹄為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  
異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為教無父無  
君而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  
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亡今殿下  
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為聖子神孫億萬世之  
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為師有  
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  
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而背君父逃入山

林寂滅為樂若師其法必免三韓之民必絕  
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  
父者為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  
之業王勉從之英至崇仁門不得入而還○  
王世子開書筵○罷臺諫面啓之法尹紹宗  
等上疏曰堯舜咨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嘉言罔攸伏猶曰予違汝弼又曰汝亦昌  
言三代聖王率由是道咨于芻蕘工執藝事  
以諫有誹謗之木有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  
言皆達于上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

東鑑五十五  
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為妖至有指鹿  
為馬而莫有言者二世而亡自異姓竊國以  
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遼之舉而無一人  
言之者殿下即位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  
時政得失三韓想望大平而今令臺諫勿復  
面啓豈不大為中興之累哉一言喪邦此之  
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以廣聰明以臻  
至理○臺諫再論李穡曹敏修罪不報○尹  
紹宗等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  
而離左右也日者以幸禍父子事關大體命

臺諫分遣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任願自今  
毋令臺諫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  
王將幸長端觀戰艦臺諫上疏以為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今欲閱戰艦留意武  
備此誠安不忘危之長慮也然國人不知修  
武備之意皆以為遊田况今東作方興大駕  
所至道路之修供億之費可勝言哉若以緩  
急言之拜郊朝陵耕籍謁聖在所當先願殿  
下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疑以斷妨農之弊  
王遣人問侍中沈德符曰今日之舉將如何

東鑑五十五  
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為妖至有指鹿  
為馬而莫有言者二世而亡自異姓竊國以  
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遼之舉而無一人  
言之者殿下即位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  
時政得失三韓想望大平而今令臺諫勿復  
面啓豈不大為中興之累哉一言喪邦此之  
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以廣聰明以臻  
至理○臺諫再論李穡曹敏修罪不報○尹  
紹宗等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  
而離左右也日者以幸禍父子事關大體命

臺諫分遣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任願自今  
毋令臺諫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  
王將幸長端觀戰艦臺諫上疏以為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今欲閱戰艦留意武  
備此誠安不忘危之長慮也然國人不知修  
武備之意皆以為遊田况今東作方興大駕  
所至道路之修供億之費可勝言哉若以緩  
急言之拜郊朝陵耕籍謁聖在所當先願殿  
下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疑以斷妨農之弊  
王遣人問侍中沈德符曰今日之舉將如何

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斷也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內曰臺諫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後又欲幸長端諫官李舒諫止之○憲府上疏極言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等與於邊安烈之謀請鞫之留中不下○以洪永通領三司事禹玄寶判三司事王安德為江原君禹仁烈為雞林尹尹紹宗吳思忠皆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也召仁烈促令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論劾臣罪請貶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

高麗恭讓王

也○召獻納咸傅霖曰予命臺諫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禹洪壽等汝知否傅霖對曰臣知之矣王曰汝已知之何為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既已為君汝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論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主曰玄陵之世諫官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即位之初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厥後頗自為聖蔑視羣下雖有言者不以為意猜忌日甚大臣臺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

馴致甲寅之變今殿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  
大業三韓欣然以為復見太祖之世若只以  
玄陵為法則豈臣民之望乎王曰洪壽今為  
功臣安德與於回軍仁烈入朝奏禍不道豈  
欲迎立哉對曰戊辰回軍權在

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  
朝迫於國命亦烏得而已哉洪壽之為功臣  
臺諫已言其濫矣大抵及側小人權利所在  
則從之請上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  
上疏曰伏觀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為陪臣者

高麗恭讓王

忠逆混淆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  
世守之良謀茲蓋

皇帝陛下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  
天下而不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肝其天下之  
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繼絕世之  
意亦至矣今侍中

李太祖素蘊忠義腐心於偽朝而不敢發及

幸禍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

李太祖力沮之不得已行至鴨江舉義回軍

退禍黜瑩而議立宗親及見宣諭之語慨然

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策奉殿  
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臣等以謂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固寵立禍為君  
其後敏修李穡共立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  
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  
害

李太祖而欲絕我王氏幸賴祖宗之靈謀不  
得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豈惟

李太祖不得免宗親亦無遺類而殿下之大  
事去矣臣等以謂此

天子所謂逆也雖安烈伏誅其餘黨未正缺  
鎖故臣等請罪殿下不惟不允反加褒獎書  
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而大為中興之累  
也乞將琳貴生地仁烈安德洪壽庠乙瑊庚  
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清明亂臣  
賊子知所戒矣不報○故禮曹判書尹紹宗  
于錦州初紹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  
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  
人之計悔何及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  
怒欲罪紹宗我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唯紹宗耳不可罪之  
左副代言李士渭亦曰紹宗屢上疏殿下皆  
不聽今遽罪之則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  
王曰予既除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可不罪  
歟遂放之紹宗嘗與妻族崔乙義爭奴婢久  
未決托禍嬖臣潘福海得之及為郎舍喜論  
事王深惡之每舉比潘事嘗之初趙浚嘗從  
紹宗學故有恩憐之舊薦為左常侍經筵講  
讀官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我

太祖以疾辭○夏四月王遣中官于我  
太祖第問疾強起之賜教書于九功臣褒美  
之給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各五端加  
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金帶一腰仍慰宴于內殿○  
丁酉金星貫月王謂三司右使鄭道傳曰金  
星貫月將有何灾道傳曰咎在上國不關我  
朝時議非之○臺諫交章上疏復論曹敏修  
李穡權近又請李琳李貴生李乙珣鄭地禹  
仁烈李庚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之罪命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既已  
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遂徙穡于咸  
昌地于橫川于鐵原貴生于固城流仁烈  
于清風杖乙珎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  
聞安烈言皆原之○加上先王先妃尊謚○  
祔德寧公主魯國公主于大廟○錄回軍功  
臣教曰辛禡恣行不道乃與崔瑩欲犯遼陽  
將使國家得罪天朝社稷存亡間不容髮守  
侍中

李太祖與曹敏修有倡大義諭諸將定策回

高麗恭讓王

軍以安社稷其同心協力者沈德符等四十  
五人皆賜功臣故領三司事邊安烈雖已身  
死功不可忘禮曹判書尹紹宗判典校寺事  
南在等以社稷大計援古贊計亦可嘉也褒  
賞之典有司舉行○尊定妃安氏為王大妃  
尊母王氏為三韓國大妃○憲府劾經筵檢  
討官申元弼矯世子旨王為罷其職既而悔  
之欲罪言者知中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  
王不聽右使鄭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之  
舊若宥其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心

東鑑五十一  
十七  
非初政之義事也王怒稍解○臺諫交章上  
疏復論安烈之黨流乙珙庚道于遠地安德  
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閏月罷  
知中事李行右代言趙仁沃初臺諫論李穡  
等罪王欲與宰相議之行啓曰臺諫之論安  
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曰依中以穡為座  
主令仁沃代署名臺諫劾行專事蒙蔽并劾  
仁沃侵官王不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為臺諫論列非臣  
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禍昌之黨疾臣等

造言與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  
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  
論執愈堅王素不信李穡謀亂且禹洪壽駙  
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  
諫伏閣請命王傳旨曰琳穡等皆已流竄勿  
更論請命九功臣視事乃流行于清州○臺  
諫以不得其言並辭左遷為守令刑曹判書  
韓尚質等上疏以為全臺省以言得罪請皆  
留之供職如故不聽○以鄭道傳為政堂文  
學金士衡為密直使兼大司憲我

太宗為右副代言○五月王昉趙胖等還自  
京師啓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  
尹彞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其姻親也  
瑤與

李侍中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  
為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  
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  
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

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是宰相  
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彞初所  
記穡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彞等對辨曰  
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彞曰爾位至  
封君頗知我乎彞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  
相將彞書內人等詰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  
上疏請鞫彞初之黨留中不下戊戌夜金宗  
衍逃大索境內國家初聞胖言欲行推轉而

遲疑未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宗衍曰公  
之名在夔初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乃逃由  
是大獄遽起遂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  
于巡軍獄獄官先鞠有麟峻急辭連崔公麟  
崔七夕曹彥趙瓊公義韓成金忠等并下獄  
逮繫稽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  
于清州獄未幾有麟公哲仁桂死獄中梟首  
于市有麟從弟思康素無行嘗為僧犯賊亡  
入上國改名夔有麟家臣丁夫介從麟赴京  
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事覺

囚夫介乙巳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  
經右司議李擴刑曹佐郎申孝昌司憲糾正  
田時等同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鞠李穡等  
于清州方鞠諸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  
城南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  
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  
有州以來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獲宗衍  
于鳳州山中囚于巡軍宗衍復從廁竄逃大  
索城中三日不獲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  
囚鎮撫李士穎○六月淮陽府民權金夜被

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其妻抱夫  
腰據門限高聲叫號盡力救之虎乃舍之明  
日權死都堂旌表褒賞○以清州大水遣吏  
曹判書趙溫放儲囚安置又以久雨放京城  
罪囚百五十人○遣政堂文學鄭道傳如京  
師賀聖節藝文館提學韓尚質賀千秋且奏  
曰彞初誣妄臣不敢先辨虛實乞遣王官究  
問仍許臣赴京面奏○禮成江水赤沸三日  
王有憂色申元弼曰安知其不為祥也人譏  
其謠○遣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聘于燕王

高麗恭讓王

○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  
遣我

恭靖王及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捕之遇賊于  
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  
歸○諫官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即以無逸  
自期命代言成石塔書無逸篇以進一國臣  
民罔不欣欣邇者日加巳午乃出或宴至夜  
分臣等缺望願自今早朝聽政勿為夜宴王  
納之○王如積慶園退上四親爵謚使毋弟  
瑀主祀○憲府上疏曰左司議金震陽嘗語

同僚曰彛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輕論  
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配遂罷之其他諫  
官亦皆左遷○秋七月大赦贊成事鄭夢周  
以臺諫論執彛初之黨甚力啓王宜因封崇  
四代大霽鴻恩從之○抑爰廷還自京師言  
帝知彛初誣妄流于漂水縣○都堂啓曰非  
有功不封古之制也近不論功德之有無官  
資之崇卑封君者太多乞自今非立大功封  
君及贊成事以上封君者不許給祿從之○  
書雲觀上疏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表旺之說

高麗恭讓王

宜幸漢陽以休松都地德王謂朴宜中曰卿  
以遷都為何如對曰古昔人君以讖緯術數  
保其國家臣未之聞也且動衆則擾民之弊  
供億之費可勝言哉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人主罔與成厥功願殿下察焉王曰吾非  
不知其弊陰陽之說亦豈妄哉乃遣評理裴  
克廉往修宮闕左獻納李室上疏曰殿下信  
讖緯之說欲遷漢陽既為不可况今秋成未  
獲而人馬蹙踐必召民怨王詰之曰秘錄云  
苟不遷廢君臣爾何獨執不可耶○憲府刑

曹上疏請治葵初黨翌日臺諫復請皆不報  
○八月憲府刑曹復請治葵初之黨下都堂  
擬議鄭夢周云葵初之黨罪固不白又經赦  
宥不可復論王猶從衆議乃流禹玄寶權仲  
和慶補張夏等于遠地○刑曹摠郎尹會宗  
上疏曰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培養  
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昔盤  
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患大王之去幽以有  
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夫戎之亂今無  
此數事將遷漢陽物議驚駭殿下特以江水

高麗恭讓王

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之言欲移蹕以避  
之又惑浮屠法貌之說修演福寺盡毀四傍  
人戶失所者多臣為殿下不取願殿下罷移  
都黜法貌恐懼修省以答天心無徒惑於邪  
說○大司憲金士衡等請停遷都不納○九  
月庚寅朔日食既太白晝見經天○貶司憲  
糾正李敢等九人皆監縣務時王賞賜宮中  
婦寺無節倉無宿儲敢分臺豐儲倉乃言曰  
善治家者必先節用况為國君濫賜私人以  
致倉庫虛竭可乎宦官訴之王怒命囚敢家

奴同僚朴起等八人皆謝病不出故有是貶  
○遣內侍設齋于演福洛山王輪等寺  
史臣陳子誠曰王自即位以來諂事神佛  
殆無虛月大臣臺諫每以論列王心已惑  
不可解矣嗚呼太白晝見江水赤沸日月  
薄食雷電失時天之譴告至矣人之虞疑  
甚矣誠宜側身修德改紀其政釋此不為  
而徒欲借佛神之力以保其國以安其位  
豈不惑之甚哉

焚公私田籍于市街火數日不滅王嘆息流

高麗恭懷王

涕曰祖宗私田之法至于寡人之身而遽革  
惜哉○丙午遷都于漢陽命判三司事安宗  
源留守松京庚戌駕至漢陽楊廣道觀察使  
柳珣結彩棚陳百戲以迎王先遣人罷之乃  
入諫官以珣厚斂於民務求媚悅劾罷之○  
冬十一月我

太祖上書辭職王為之涕泣不允我  
太祖亦揮淚以謝○宥禹玄寶李縉權仲和  
慶補等任便居住○初西京千戶尹龜澤與  
千戶楊百之飲酒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宰



相意乎百之曰孰無此心但為之難耳龜澤  
曰金宗衍與判事趙裕同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  
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之龜澤恐  
謀洩先至京密告我

太祖曰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  
侍中宗衍已潛入本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  
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  
朴歲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擢羅州  
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

高麗恭讓云

道節制使李沃及陳原瑞李仲和等謀作亂  
趙裕又謂子曰沈侍中令其鎮撫曹彥金兆  
府郭璇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攻  
李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德符下裕獄遣千戶  
鄭乙邦于本京收宗衍妻及奴與其族朴天  
祥朴可興囚巡軍鞠之奴曰主宗衍變喪服  
入可興家謂奴曰埃尹龜澤領兵而至事得  
濟矣可興遂服我

太祖啓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疑請

勿問趙裕令我二臣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符聞之大驚啓曰裕辭連於臣全若不問臣何以辨明自詣巡軍獄王再命名之德符乃詣闕謝王命釋裕○以我

太祖領三司事鄭夢周守門下侍中池湧竒判三司事裴克廉僕長壽趙浚為門下贊成事○憲府上疏曰本朝故事立后妃府設官屬曰左右司尹丞注簿舍人而已恭愍王封崇明德太后立府曰崇敬官僚曰判事尹少尹判官所以極其尊崇也今崇寧府依古制

高麗恭讓王

設左右司尹等官而懿德慈惠兩府則尚仍崇敬府之例有違古制請並依崇寧府例且宗親不任以事古之制也近來多帶成象愛馬倉庫官司提調乞皆停罷以尊王親其元尹正尹年滿十五歲除授其未滿者雖制下毋得受祿從之○憲府上疏請將趙裕尹龜澤對辨命評理朴歲同臺諫鞠治歲欲先拷訊龜澤執義抑廷顯曰先鞠告者何義也歲變色默然乃問裕裕伏其情憲府劾沈德符遂囚其鎮撫曹彥等五人于獄絞裕籍家產

杖流彥等於是臺諫連日伏閣論宗衍之黨  
流湧奇于三陟歲于豐州熙啓子安邊師德  
于淮陽彬于安峽又勅流德符于兔山原瑞  
于興德○憲府言今中外軍士領三司  
李太相諱既都揔之請悉收諸元帥印章從之  
○安叔老還自燕燕王咨書曰爾以禮物來  
安敢易納古人云臣子無外交之理卻之必  
難人意故物留使還謹以狀問于父皇以通  
三韓之意必命乃報○政堂文學鄭道傳等  
還自京師

高麗恭讓王

帝言尹彛李初謀亂汝國事朕既不信已曾  
斷罪汝國復何憂疑○復以我

太祖為門下侍中

太祖上箋辭不允○十二月遣任純禮獲宗  
衍于谷州山中以來翼日死于獄中純禮在  
中路不給食一晝夜馳三百里致令疲困飢  
凍而死人皆疑之支解宗衍以徇諸道斬李  
方春等流朴可興于遠地宗衍之再逃也至  
方春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為鄭夢周僕長壽趙浚

鄭道傳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入京依朴可  
興以告定陽君瑀與池湧奇尹龜澤等同謀  
害

李侍中及鄭夢周則吾可以免矣至是逮捕  
鞠問方春等皆引服伏誅④刑曹判書安瓊  
上言曰向者術士以災異請遷都避禍今遷  
都已久猛虎傷人變恠不息術士之言既無  
驗矣乞速還都以應天意以慰人望王納之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五

高麗恭讓王

